

# 背着故乡去远行

□徐可

1984年9月初,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外地上大学。在此之前,我的活动范围小得可怜,初中之前基本就在本村(那时叫“大队”)。人民公社时期,每个大队都办有学校,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“一条龙”。一般而言,每个孩子都可以完成初中教育。能否考上高中,大体取决于两个因素:一是学习成绩,二是经济条件,二者缺一不可。为了孩子的前途,大多数的家庭哪怕砸锅卖铁,也要供孩子上学,以便跳离农门。我们大队的那所学校叫“阔东河学校”。每天早晨,我沿着门前小河边的土路,迎着朝霞上学去;每天傍晚,依然沿着这条土路,顶着夕阳回家来。多年以后,当我回想起这所早已不存在的学校时,我才想到一个问题:阔东河是什么河?故乡的小河极多,大多是无名的,从来没有听说过哪条河叫阔东河。如同里下河不是河一样,阔东河也不是河。也许只是一个记忆吧。

家门前的小河、河边的土路和阔东河学校,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河边的土路,路面铺着一层薄薄的细沙,在太阳的照耀下金光闪烁,令我遐想人生美好的前程,十几岁的我曾为此写下过一篇稚嫩的散文《闪光的路》。我在阔东河学校完成了幼儿园到初中教育,这里留下了我的很多回忆,辛酸的,甜蜜的,可是我却从来没有为她写下过一个字。

这几乎就是我每天的行动路线。高中进了位于县城的省级重点中学,寄宿制,离家又远,除了隔一两个月回一趟家之外,更没机会外出。若不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亲戚家都在邻县,恐怕连离开本县的机会都没有。我家和邻县只隔一条小河,生活习惯、方言风俗几乎完全一样,而且属于同一个市(专区、地区),所以实际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。

家乡所在地是江海平原,位于江苏省东部。从江海平原这个名字可以看出,家乡的地貌有三大要素:江、海和平原。江是长江,海是黄海,大江大海相冲击,形成这片大平原,故名江海平原,又叫南通平原或如皋平原。江海平原,东临黄海,南濒长江,北接里下河平原,这片一望无际的广袤土地上,曾经演绎过或凄美或悲壮的故事。然而在我生活于斯的那个年代,这里太平静了,平静得连风吹过时都不好意思发出大声。阡陌相通,鸡犬相闻,邻人友善,岁月安宁。

于是决定出去走一走,离开家乡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第一次离开家乡,我没想到这第一步就迈得很大,一步就跨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首都北京,那个著名的高等学府为我打开了另一个天地;而且,这一离开,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客居京城三十多年,也走南闯北、东奔西走三十多年,“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,改变了一个人……”岁月它改变的岂止是一个人的容貌。举个小小的例子,从小吃惯米饭的我,不知从何时开始,对面食的兴趣竟超过了米饭;曾经被我视为懒人食物的饺子,现在却成了最爱的食物之一(北谚有云:“好吃不过饺子,舒服不过倒着。”又云:“谁家过年还吃顿饺子?”可见在北人眼里,饺子是最好吃的美食);曾经闻不得羊肉的膻味,现在涮羊肉、烤羊肉串却吃得满嘴流油……胃是最不会伪装、最不会骗人的,喜欢就是喜欢,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你让它装,一时片刻可以,时间稍长它就会抗议。如果从文化学角度来研究,饮食习惯的改变,恐怕包含了很多内容和意义;我只知道,我离故乡的距离越来越远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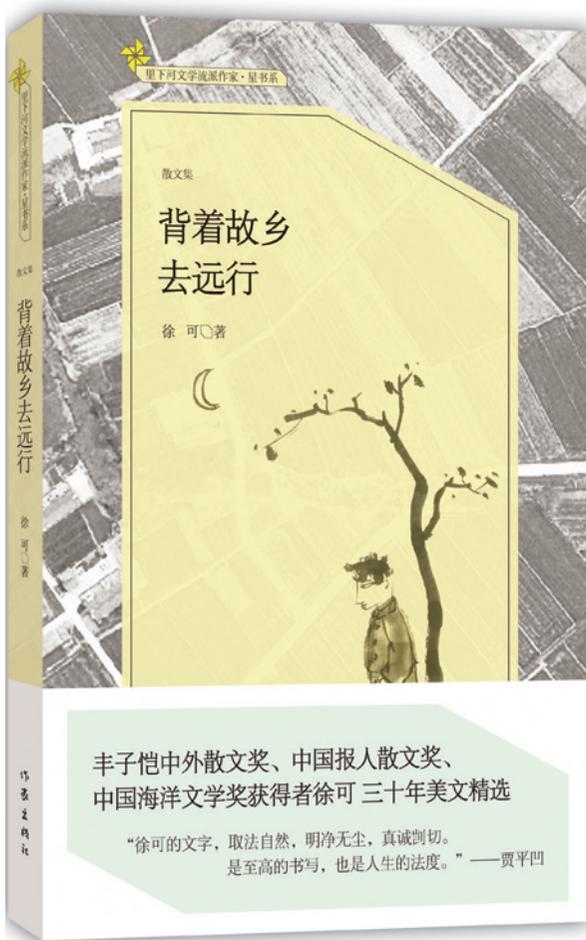
的确,在很长时间内,我以为我已经远离故乡了。从地理距离上,这是不消说的;从心理上来说,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,我也在远离着故乡……

人都说童年美好,可是我的童年、少年留给我的,却是饥饿和贫穷的记忆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共同的记忆。这些年不少朋友出差或旅游到我家乡,都由衷赞叹:你们老家真富啊!是的,现在的家乡几乎是全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了,老家住的人房子比我在北京的都好,侄辈们开的车几年就要换一辆新的。变化之大,用“翻天覆地”来形容,一点都不为过。可奇怪的是,如此沃野千里、河流密布、风调雨顺、物产丰阜之乡,为何在那么多年里却穷成那样,穷得让它的子民屋不遮漏、食不裹腹、衣不蔽体?过去家乡流传一首歌,其中有一句“小六子,吃供应”。说的是在地区所属六县里,本县排名第六,每年都要靠国家“供应”(救济)。原来总觉得穷是件怪丢人的事情,后来才明白,家家贫穷,人人挨饿,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。

所以,在很长时间内,我是不愿意回想故乡,不愿意回想童年生活的。每一次回望,带来的只是辛酸。

奇怪的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、年龄的增长,故乡,在我心目中的份量却越来越重,一些以为早已忘却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。这些年来,故乡的人、物、事,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。一些以前觉得苦涩的往事,现在想起来却那么温馨;一些之前觉得很无聊的童年游戏,现在想起来却充满童趣。比如,我们那个年代的小孩大多玩过同样的游戏,跳格子、打弹子、推铁环、“绷大河”等等,但是像“锹儿站”这样的游戏,几乎就是我们当地独有的。再比如堂姑家失窃事件,在我的记忆里深藏多年了,但我也仅仅把它视为一件小小的盗窃案而已;还有电影场上发生的那个故事,多年来我一直羞于说出口;现在想来,那其实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在封闭的乡村,一名年轻女子对爱情的饥渴和大胆的追求(当然追求的方式未必妥当)。隔过三十多年的迷雾回望故乡,我读出了过去很多年读不出的东西。于是,我极吝啬地,零零星星地,写了几篇回忆故乡的短文。我始终认为,亲情散文、乡情散文,都要慎重,既不要刻意地美化故乡、诗化故乡,也不要展示过去的苦难以赚取同情的眼泪。所以,我总是写得很克制,很冷静,尽量不让内心的感情左右我的文笔。

由于工作的缘故,这些年来,我走过了很多地方,到过高度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,也去过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;看过繁花似锦、丽山秀水,也见过莽莽荒原、茫茫大漠。在大地上行走,我不仅用脚,也用心。古人云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”我喜欢读书,也喜欢旅行。在我看来,读书与旅行,不但能增长学识、见识,也是了解社会、认识人生的重要途径。每到一地,我都用心观察、用心体会,力图发掘人所未见、未闻、未思。每一个地方都能给我别样的感受,让我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得。我把这些所见所思所悟所得记录下来,试图端出一盘有点独特风味的“私家菜”。于是,有了本书中第二、第三辑那些文字。大地之大,山川之美,无可想象。前人所述备矣,到此一游式的游记只能是拾人牙慧。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感受,那么还是请“惜字如金”吧。我就像一只踽踽独行的蚂蚁,试图留下一点与众不同的小小印记而已。



在大地上行走,故乡离得越来越远,变得越来越小,小到了只剩下地图上一个小小的黑点。见过了太多的风景,家乡的风景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。本县南濒长江,可是在家乡长到了十几岁却从来没有见过长江;直到离开家乡三十年之后,才有机会第一次站在家乡的江边看长江,却早已没有了第一次看到长江时的兴奋。看缓缓流淌的浑浊而浩渺的江水,看巍峨的巨轮和大桥,心情竟无比平静。

然而正是这样的平淡,才是故乡在游子心中应有的形象。苦难也好,幸福也罢,都被雨打风吹去;贫穷也好,富裕也罢,故乡始终是生你养你的地方。历经岁月的风风雨雨,故乡早就洗净铅华,平淡是真。乡愁既不是“牧歌”也不是“挽歌”,而是平平常常一首老歌。

其实,我知道,无论我走得多远,也无论我走得多久,故乡都如影随形,紧紧地跟着我,一刻都不分离。故乡是人生的起点,也必将是人生的终点。无论最后叶落何方,你的心肯定会回到故乡的。就像当年那首校园歌曲里唱的:“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,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”小小的蜗牛,无论走得多远,永远背负着重重的壳。那是它的家,是它安身立命之所在。也是它的家乡。

感谢里下河文学研究中心垂青,将我这部不成熟的集子纳入“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·星书系”,让我得以有机会再次回望故乡。如前所述,我家就在江海平原和里下河平原接壤地带,无论是地理条件、气候条件、生活习惯、风俗人情、方言口音还是文化传统,两地都高度一致,几无区别。相同文化传统的熏陶,使我们的审美趣味也高度接近。里下河文学旗帜性人物汪祺先生是我最喜爱的现代作家之一,汪先生的冲淡平和、隽永多姿令我着迷。从中学起我就爱读汪先生的作品,几十年里诵读不辍,越读越有味。

(散文集《背着故乡去远行》序,略有删节。2018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。)

## ■新书上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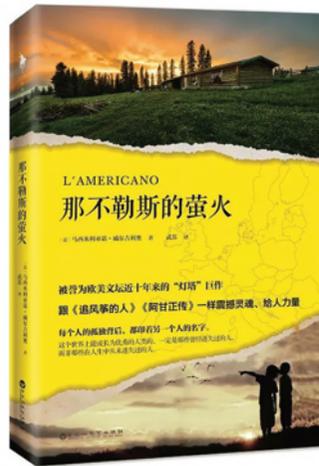
### 《娘》

作者:彭学明

出版社:山东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

出版时间:2018年7月

内容简介:长篇纪实散文。该书作者以儿子的视角,用充满深情的笔触,真切细腻地描述了“娘”所经历的磨难,剖析了自己日常生活中误解母亲、忽视母亲、伤害母亲的心路历程,折射出一位平凡又伟大的中国母亲隐忍、深沉、博大的爱。母亲历经重重磨难,熬尽血泪,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吃苦耐劳和牺牲精神支持儿子一路走出湘西大山……《娘》呈现出了一个中国母亲的倾情大爱成为世界母亲的崇高化身,一个湘西儿子的追悔长歌唤醒了天下儿女沉睡的灵魂,读后让人肃然动容、悲怆难忘。



### 《那不勒斯的萤火》

作者: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

出版社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18年6月

内容简介:这是一部深沉而厚重的男性史诗作品,讲述两个背景迥然不同的男人之间跨越三十年的友谊和蜕变,并通过他们的生存故事编织起那不勒斯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历史变迁。作者马西米利亚诺·威尔吉利奥虽然年轻,却用深情而复杂的笔调书写了蔓延在这片土地上的爱恨情仇,传递出西西里岛的激情与克制。透过这部内容丰富的作品,广大读者可以体会到命运的悲凉和沧桑、众生的孤独和执着、人性的迷失和变轨,它是意大利版的《美国往事》,也是青春版的《教父》,曾被意大利《共和报》《晚邮报》《午时邮报》郑重推荐。